



2012中国年度杂文

《杂文选刊》选编 刘成信 王芳 主编

易中天《底线是最重要的》

徐怀谦《科学不看颜色更不看面子》

林少华《中国何必在“舌尖”》

季羨林《我害怕“天才”》

刘再复《从纽伦堡到柏林》

闾丘露薇《我这样看你，你这样看我》

孙存准《请出示您的扫墓证》

王地《暴雨中的北京》

肖复兴《巴金不如铂金？》

2012中国年度杂文

《杂文选刊》选编 刘成信 王芳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2 中国年度杂文/《杂文选刊》选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407-6314-5

I. ①2… II. ①杂…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3992 号

2012 中国年度杂文

主 编 刘成信 王 芳

选 编 《杂文选刊》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 晶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版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000 010-85890807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6314-5

定 价 29.8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没留神挖了条长江	王 安	(1)
真实与诚信的价值	吴若增	(2)
恶之平庸	刘 瑜	(4)
语多“然后”的思维问题	沈敏特	(6)
惟其独立，方能妥协	易中天	(7)
11、11 又 11	张大春	(8)
科学不看眼色更不看面子	徐怀谦	(9)
不吃“蜘蛛”	刘吉同	(11)
做“鸡蛋”也不坏	王开林	(13)
人们为什么想做官	刘洪波	(14)
“擦桌子的主义”之排列组合	易中天	(16)
你不能吃得比我好	老 猫	(19)
没有“发小”的一代	王开岭	(20)
请为一个母亲的尊严付费	王 聰	(21)
“人票”的功效	长 平	(22)
当祈求丰年的车轮碾过麦田	付雁南	(24)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周新锋	(26)
“大衣哥”的一曲悲歌	洪巧俊	(27)
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	雷 颀	(29)
银川与羊及其他	宋志坚	(31)
由李娜想起郎平	丁 辉	(32)
干爹的背后	羽 戈	(33)
有时候沉默也是谎言	鲍尔吉·原野	(34)
被骗者与骗人者	鄢烈山	(35)

请出示您的扫墓证	孙存准	(37)
大学理想的迷失	胡印斌	(39)
蛇的冤案	牟丕志	(40)
怪圈和名局	王开林	(41)
隐权力	吴 钧	(43)
佛塔上的老鼠	陈世旭	(44)
闵子骞之孝	宋志坚	(46)
直立行走的猿	爱国先生	(47)
给无助者留扇门	王晶晶	(49)
也是“实话实说”	单士兵	(50)
高级白领孙悟空	荷塘月色	(52)
痴畜生补	刘诚龙	(53)
谁的传人	陈四益	(54)
想起了李勇奇	张心阳	(55)
留在地脚上的历史	张 鸣	(57)
赤子周汝昌的凋零	李泓冰	(58)
我就是我的家乡，我就是我的祖国	徐百柯	(59)
我愿丧失部分记忆	刘兴雨	(61)
荒沙深处	肖复兴	(62)
三国“花果”论	宋志坚	(64)
糊涂“鸟”哪知爱树	云边客	(66)
历史上的以贪养忠	王开林	(67)
历史在哪里？	林少华	(68)
“211”和出身论	林少华	(70)
要么冠军，要么一无所有？	张田勘	(71)
续一则老故事	温献伟	(73)
求求你们当官吧	鲁振鸿	(74)
汲黯之怒与刘彻之笑	乐 朋	(75)
科学家的良知与尊严	史飞翔	(77)
见怪不怪的“希思罗机场”现象	孙贵颂	(78)
中国何必在“舌尖”	林少华	(79)
良性退场，理所当然	叶延滨	(81)
不希望你们来支教	佚 名	(82)

今天你摇号了吗	鲁振鸿	(84)
两次大海难	洪巧俊	(85)
“神医”不死的传说	陈 方	(86)
心硬化治疗中心开业广告	凡夫微言	(88)
办公室不是商铺	陈倩儿	(89)
诺奖是文学的小药丸?	曾 颖	(90)
不让孩子独行	羽 戈	(92)
一道没有人答对的论述题	无术不学	(93)
政府会花钱比能挣钱还重要	阮 直	(95)
写在笑的边上	朱大路	(96)
钱理群告别教育	王义伟	(98)
从纽伦堡到柏林	刘再复	(100)
水说	毕家龙	(101)
算账教育	刘洪波	(103)
你是属鹅的吗	张丽钧	(104)
假如苏格拉底逃走了	姚宏科	(106)
秦王遇刺后相关部门的辩解书	齐 亮	(107)
石油公司成品油涨价的 N 个理由	佚 名	(108)
郭美美制造稀里哗啦	何 龙	(109)
小品《忽悠 3》民间版	王 地	(111)
闰土推我进了城	王 波	(113)
我们需不需要“夜鹰丸”	张心阳	(114)
城市的良心	李 晓	(116)
关于善良	六 六	(118)
三次撕裂	何苦子	(119)
高规格待遇	闾丘露薇	(121)
“太监思维”模式	苏文洋	(123)
文化粗鄙化	冯骥才	(124)
现在的女人怎样做母亲	阮 直	(126)
伤口	赵志疆	(127)
建议户籍制度一万年不变	乔志峰	(129)
需要信仰	卢新宁	(130)
高考民俗节考	马伯庸	(132)

展现肌肉与展现智商	张田勘	(133)
奥运精神生动的民间注脚	王晶晶	(135)
父亲背过的课桌	付雁南	(136)
“专家”说完我说	张丽珍	(138)
“中国制造”需要一个励志故事	徐百柯	(140)
靠山吃山	黄健生	(141)
国人爱看后宫戏	孙琳琳	(142)
赶上先进国家的国民素质	心路独舞	(144)
输得起才有正常社会	朱学东	(146)
创新需要艰辛	洪 晃	(147)
杜甫的检查书	颜玉华	(148)
代和珅上乾隆书	王重旭	(150)
善待农民工	杨光洲	(151)
明白究竟什么意思	池 莉	(153)
假如南勇们组一支球队	王 地	(154)
当代狂人日记	梦中人	(156)
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赵红仕	(157)
刁小三的牢骚	史良高	(159)
群众是不怕麻烦的	马伯庸	(160)
春晚的节目与演员	乔志峰	(163)
“醉打蒋门神”别议	青藤门下	(164)
中国式父亲与中国式大学	赵志疆	(165)
“孩子在看着你”	李小刀	(166)
“大家”是谁	陈 染	(168)
映秀不该被道德洁癖绑架	王晶晶	(169)
谁是那个“偷自行车的人”	潘采夫	(171)
意味无穷的刘姥姥	骆玉明	(172)
两座墓	黄亚洲	(173)
活的文化	徐迅雷	(175)
泰坦尼克告诉我们	薛 涌	(176)
“为学应是一片欢喜境界”	柳廷廷	(178)
我这样看你，你那样看我	闾丘露薇	(180)
底线是最重要的	易中天	(181)

C 科员的圆滑术	牟丕志	(182)
高考工厂	郁 土	(184)
会来事儿	张丽钧	(186)
一根绳子管住人	陈希我	(187)
高考为什么排斥人性?	何三畏	(188)
暴雨中的北京	王 地	(190)
代伦敦市长拟告市民书	汪 强	(192)
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晃荡”的青春	陈 方	(193)
我读这面墙	张文彦	(194)
我害怕“天才”	季美林	(196)
教育，就是留着灯、留着门	林少华	(197)
有效地爱	池 莉	(198)
还那些买官者以真实面目	苏文洋	(199)
谁为小伊伊再奏一曲?	知 风	(200)
地陷吞噬生命	付雁南	(202)
讲讲北宋的那些事儿	杨耕身	(203)
放大	叶延滨	(205)
规则，与人性的弱点较量	柳延延	(206)
他们怎么做大学校长	禾 刀	(208)
刘洋母亲候选当代孟母的逻辑	王石川	(209)
被故乡吃掉的沈从文	老 愚	(211)
在这里看到	李小刀	(212)
神医故事及其他	叶延滨	(214)
巴金不如铂金?	肖复兴	(215)
好学生后遗症	章 红	(216)
林巧稚在考场上	吴 非	(217)
何必互相为荣	吴 非	(219)
崇拜英雄与承认软弱	周大伟	(220)
诗人市长	毕星星	(222)
小人的“情感经济学”	游宇明	(223)
希望和不希望的	宋石男	(225)
大师的潇洒与发飙	宁 白	(226)
别闹	冯景元	(228)

粗话与抒情诗	徐迅雷	(229)
学术自由，当自然如风	林达	(231)
人在风中	刘心武	(232)
玩	张金刚	(234)
读书人与理性爱国	史飞翔	(235)
能人多了路难行	严辉文	(237)
诗意的栖居	彭匈	(238)

没留神挖了条长江

王 安

先说一个孝子的故事。一孝子背老母上泰山观景，下得山来气喘吁吁，嘱老母在原地等着，他去找水。回来不见老母，大惊。半晌，见两少年架老母下来，气喘吁吁。原来，两少年见老妇坐在山下，以为她为上山发愁，遂奋勇学雷锋。孝子问，您老不是刚上过山了吗？老妇朗声道：“嘉其勇也。”

对老妇来说，这是一项多余的服务，但成本也不大，只是给老妇添了些额外的折腾，以及两少年的一身臭汗。

再讲另一个故事。有一个山西人，从小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后兴学、开矿、强兵，甚至还发行了山西货币。大富大贵了怎么办？买地盖房呀，呼啦啦盖了一大片房子，高高矮矮总有上百间。这下麻烦来了，这房子再多，一个人能睡多少？横不能把一夜分成一百份，平均一间房睡十分钟吧。这不仅让人睡不好，还空费了许多蜡烛，“后院点灯……”于是，这山西人住了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在庄园边上，有地道直通河边。

大家猜出来了，这人就是阎锡山。我猜想，阎锡山这人是很节省的，一定不肯盖这许多房子，只是因为大富大贵了，于是家人瞒着他盖了许多用不着的房子，养了许多闲人。当然，这个宅子也是个小成本。

第三个故事，不知应该高兴还是烦恼。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好得出人意料，一到十月财政收入累计九万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一万九千多亿元，增长28.1%。虽然财政部表示，后两个月财政收入增幅会有所回落，但分析认为，年底财政总收入肯定能够达到各界预期的十万亿元，甚至可能超过十一万亿元。

2011年3月，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报告，今年全年财政收入预算将比上年增长8%。上年全年财政收入为八万三千亿元，加上8%就是八万九千六百零四亿元——人大批准的是不到九万亿，但财政一下子多拿了两万亿。

这就有点麻烦了，首先要解释，财政怎么会多拿到这么多钱？一个个省区市统计，一个个税种核算，总该八九不离十吧，怎会差了四分之一？要么是预算设计得有问题，要么是税务人员积极性太高，超收。现在有另一种说法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由于当时税务部门征管水平低，技术落后，税收的实际

征收率只有 50% 多，所以比如树立五千亿元的税收目标，就事先搭建一个可征收一万亿元的税制架子，“宽打窄用”。逐渐地，征收上手段了，有的原先免征的税种也不免了，于是税收总额止也止不住了。前人栽树，十多年后好大一片阴凉。

财政超出预算拿钱并非好事，一是对人大不尊重，二是让纳税人不高兴，三是钱多了个别官员就搂不住会乱花，浪费，比阎锡山的宅子还浪费。比如，本来想挖一条水沟，报各方人士同意了，谁想一下子用劲大发了，挖成了个浩荡长江，把周边大小河流、湖泊的水都吸了过来，自家波涛森森，人家却没水了，能高兴吗？江西鄱阳湖那儿就正在嚷嚷要修坝，不让湖水去长江。

还有另外的麻烦，就是要解释这多出的钱怎么花。某年财政税收一下子多出七千亿元，财政部官员跑人大切磋如何处置，当时媒体为这很激动了一回，但不知切磋的结果如何。之后这几年，年年超收，却再没听说切磋的故事。

不会花钱的干部不是好干部。广州地铁原老总卢光霖曾大倒苦水：广州地铁 2 号线的预算是一百零六亿元，实际花了八十八亿元，省了十八亿元，到头来反遭批评。如今，据报道，由于铁定的大量超收入，加上预算内还没有花掉的大笔预算，今年最后两个月内，财政部门要花掉三万五千亿元，于是年终突击花钱将再次上演。

这样，第四个故事出来了——据长沙市海韵琴行总经理陈荣举报，湖南省财政厅、文化厅、省直机关事务局在政府招标采购中有猫腻儿，原本一千五百万元可以完成的采购，最后却以三千万元高价成交。湖南省文化厅规划财务处处长丁宇说，如果预算没有执行完，财政就要收回，必然会影响第二年……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财政拿钱多了真的很麻烦，其成本比老妇的折腾、两少年的臭汗、阎锡山的宅子大多了，还逼着丁宇们煞费苦心想歪道。横不能说纳税人的一千五百万，就浑浑然嘉丁宇之勇也。

【原载 2011 年 11 月 23 日《中国青年报·世说新语》】

真实与诚信的价值

吴若增

前不久，读到了一篇赞美大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文章。文章说的是：面对他人模仿自己的伪作，启功先生既不恼怒也不分辩，有时甚至还要表示首肯，为的是给造假的人“留口饭吃”。对此，作者便大大地感叹启功先生的“宽容”、“大度”，有“大家之风”。这一回读到的是赞美大画家吴昌硕的一篇文章。文章

的内容是：面对一个商人手持一幅明显假冒自己画作的赝品，吴昌硕先生不但不予纠正，反而点头认下，为的是让那个商人可以“将此画转手卖出去，赚些钱养家糊口”。对此，作者便也“肃然起敬”，并借篆刻大师陈巨来之语赞叹吴昌硕先生“涵养功夫之深，为任何人所不及”。

类似这样的文章，先前也读到过——并且今后也还将继续读到。这是因为，这样的大画家大书法家的做法，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高尚与善良”。

虽然，谁都知道他们的做法是不真实不诚信的。

想起来，咱们中国人的观念很有趣儿：咱们一方面或有时，肯定真实的价值，认为做人应该讲究真实讲究诚信；但另一方面或有时，却又不主张真实不主张诚信，认为那样做是一种“小家子气”，至少是很傻很天真。

那么，什么时候要讲究真实与诚信，什么时候不要讲究真实与诚信呢？对此，外国人可能是一头雾水，咱们中国人却能够做到准确无误。此中奥秘在于：在咱们中国人看来，真实与诚信是需要的，但有时，真实与诚信却是第二位的，要服从第一位的或者说比真实与诚信更为重要的东西，即“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小要服从大。倘若前者与后者发生矛盾怎么办呢？那就要弃前者而取后者了，哪怕是不真实不诚信也罢。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不真实不诚信反倒是合乎道德的。

把不真实不诚信合理化，并纳入道德系统，使之成为符合道德的一个规矩和规范，在中国，至少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两千多年前，孔子作《春秋》便立下了这个规矩，即所谓“春秋笔法”。其中之一，便是“要为尊者讳”。而所谓“讳”，就是一种不真实不诚信。

比方说吧，你爸爸偷了人家的东西，你是应该揭发呢，还是应该隐瞒呢？揭发当然是真实是诚信，但这个时候的真实与诚信却犯了忌讳，犯了“为尊者讳”，因此，做子女的是不应该揭发的。就是说，你不揭发虽然是不真实不诚信的，但却是尽了孝道，因此是合乎道德的。

然而，倘若是换了一种情况，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比方说你父亲背叛了朝廷，那么，你是应该揭发呢，还是应该隐瞒呢？你当然应该揭发而不应该隐瞒，因为这一回就要用上“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尽孝服从尽忠”了。这一回你要是隐瞒了，那就是你也背叛了朝廷，要与你父亲同罪，而你揭发了你父亲则属“大义灭亲”，这才是合乎道德的。

我曾多次写过文章，说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易”。“易”就是变化，就是一切都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变化。用在这里，也就是用在是否要讲究真实与诚信的问题上，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看到“易”这个东西的神奇了。

还有一种情况也常常要用，那就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君子不与小人同”。这样，尽管我们明知那些大画家大书法家的做法是不真实不诚信的，但我们却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是因为此时的不真实不诚信早已经被“宽容”、“大度”、“大家风范”淹没了。这一淹没，道德的感觉便陡然上升，于是，这种做法就反而变得很高尚很善良了。

而其实呢？真实就是真实，虚假就是虚假，是不可以变来变去的。面对伪作和赝品，坚守诚信才是坚守高尚与善良。否则，对于他人和社会，无疑是一种伤害。从道德的层面上来说，以牺牲真实与诚信来表现高尚与善良，其结果必然是既不真实不诚信，也不高尚不善良，因为在道德的范畴里，它们个个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选自中国日报网】

恶之平庸

刘瑜

在网上找到这个人的照片后，我曾仔细端详他的脸：细长鼻子，略带鹰钩，眼睛不大，但是深，棱角分明的下巴，薄嘴唇。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几乎透着善意。这样的人，欧美大街上到处可见。但他又不是普通人，他叫阿道夫·艾克曼，曾经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犹太人。根据这个人的审判材料，学者汉娜··阿伦特写过一本书——《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名：“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

“恶之平庸”，通过这个词，阿伦特想表达的是：艾克曼——很可能也是绝大多数纳粹分子——并非恶魔或者变态，从他交代的材料及心理医生的诊断来看，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几乎可以说是“可怕的正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特殊时代，无动于衷地杀害了成千上万人。

“是纯粹的不假思索让他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罪犯之一”，阿伦特写道。“不假思索”的意思是，当上级传达命令，下级就去执行。如果有一天有人追究罪责，下级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多么合理的解释，几乎应该表彰其敬业精神了。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盲人，在一个村子里，被封锁在家，既不允许出来，也不允许别人进去。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称，该村已成了中国的探险胜地。

这个事情中，最令我好奇的，是那些参与看守盲人和暴力驱赶来者的底

层公务人员或雇佣来的打手。这些人昼夜看守着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家庭，对前仆后继的“探险者”轻则驱赶，重则殴打。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此顽强地守在那里？如果仅仅是为钱，是什么说服他们，使其坚信那份看守的报酬比盲人的权利更重要？他们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更安心地挣到维持生活的费用？

我相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如山西黑窑案中，那些每天路过黑窑但从未想到举报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一样。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被拐卖女孩的村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网友案中，给三个网民因言定罪的法官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爱看《还珠格格》，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没准还会热情指路。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是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驱赶到隔离区的警官；丙则是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只是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是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六百万人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二十四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周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感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如果是站在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为彻底的匿名，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就是从自己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就是从角色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制度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问题。

语多“然后”的思维问题

沈敏特

台湾歌手萧亚轩有一首歌名为《然后》，最近我忽然觉得这个歌名变得有趣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的媒体中，“然后”一词频率很高：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从不太在意，到有所感觉，到深有感触，再到引起深思，不得不说一说这个“然后”了。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然后”的频率过高，可能是思维的问题。只要用一点心，不难发现，我们的思维确实问题不少。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思维长期以来缺乏科学的训练。

首先，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写作教学本来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思维训练平台。可恰恰是这个平台出了大问题。写作是一种精神生产，它需要以独特的个性为基础，去观察，去聆听，去思考，去做出独立的选择、独立的判断，从而产生出创新性的精神成果。它是一种不可重复的精神劳动，不仅不能重复他人，还需要不重复自己。而我们却把写作看成是一种“批量生产”，把文章类型化，类型模式化，模式僵硬化，于是模仿代替独创，从而在根本上压抑了个性，以致完全丧失了思维训练的空间。最近，央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在微博中批评当代大学种种弊端，涉及写作教学，他的批评是“论文百度化”。在“百度”中找模板，拼凑论文，还有什么思维训练可言！

还有一个淡化思维训练的原因是：以读图代替读文。由于视听等高科技手段的高度发展，带来了一个误解，认为人类进入了所谓“读图时代”；殊不知，读图是读文的史前阶段，而读文是与人类思维的成长同步的；思维的逻辑化、精密化，与文字阅读密不可分。人类有三种认识，对自然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自身的认识；众所周知，犹太民族在三个认识领域都对人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民族重视阅读，人均阅读量在全世界遥遥领先。他们有一个民俗，婴儿一出生，就将蜂蜜涂在书本上，让婴儿舔尝；这是培养读书习惯的象征。而非常惭愧，我国的人均读书量，在近二十年中持续下降，低于全世界人均读书量的平均线。

另一个冲击我们思维训练的重要原因是：过度娱乐化的生活方式。我认真研读了很多流行歌曲的歌词，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我无法读懂的。无意义，无逻辑，无语法，无情感，无厘头，一片空虚，一片混沌。我曾询问一位“粉丝”，这样的歌曲你能听懂吗？她的回答很有意思：“干嘛要懂啊？！”我说：“那你凭

什么这样热衷啊？”她的回答很坦率：“起起哄，图个快乐！”是的，经常有人为这种过度娱乐化的生活方式提供辩护词：寻找快乐人生。是的，寻找快乐人生是理所当然的。难道人生只准痛苦吗？问题在于，什么是一种区别于动物性发泄的、人类的、健康的快乐呢？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说：“思考，是人类的快乐！”当然，快乐不止于思考，但思考确是人类的快乐，是人类独有的快乐，并且也许是最高的快乐。人类决不能轻视甚至杜绝思考的快乐。而我们就在这样的与思考隔离的快乐中，消解了对思维的磨砺。

几十年来，理论上的鼓励和允许，与实践上的鼓励与允许，差距太大；有时在实践上恰是悖论，回避独立思考成了安全的港湾。因此，思维训练的欠缺，不是哪个个人的偶然的过错，而是具有长期性、普遍性的一种现象。于是，思维的不顺畅、不连贯，时常带来了思维线路的脱节与断裂，只能以“万能胶”式的“然后”来连接和补裂；当什么都想不起来的时候，就拿一个“然后”来应急。显然，只有清明顺畅的思维，才有干净利落的语言。

【原载 2011 年 11 月 21 日《解放日报·朝花》本刊有删节】

惟其独立，方能妥协

易中天

所谓“妥协”，就是“以独立为前提、以底线为原则的适当让步”。

这些年，我一直试图弄清楚，中国教育到底能把人的脑子，搞坏到什么程度。这可是需要想象力的。比如前几天，我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庆报告会上，说了句“学会妥协”，马上就遭人痛批，道是“与大学的独立精神相悖”。哈哈哈，妥协就是“放弃独立”吗？拜托了，那叫“投降”。甚至就连投降，也未必就等于放弃独立。二战时，日本最后是投降了的，难道就不再是独立主权国家？

事实上，妥协是有前提的，也是有原则的。妥协的前提，就是独立。比如美国制宪会议期间，与会者所代表的各个 state（现译为“州”），都有自己制定的宪法，自己民选的政府，相当于独立主权国家（因此应译为“邦”），谁也不从属于谁。也就是说，他们是独立的。因为独立，罗德岛甚至连代表都不派，一副爱谁谁、想咋的就咋的架势。同样，也正因为独立，其余十二个 state 的代表，才能在会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并最终达成“伟大的妥协”。独立才能妥协，不独立就只能服从，这不是常识吗？

这样的常识，只要稍微过过脑子，就能明白。试想，如果当时美国那十二个 state 的代表，是咱们大清帝国的地方官，会怎么样？也只能磕头如捣蒜：皇

上圣明，臣等死罪！请问，这叫“妥协”吗？对不起，这叫“臣服”！

臣服绝不是妥协。臣服的前提，是人身依附关系；妥协的前提，则是独立平等关系。因此，妥协往往是双向的，即你让一步，我也让一步。让到哪儿为止？底线。比如美国人的底线，是公权力绝对不能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因此，当时不少人提出：如果没有《权利法案》，那就宁肯不通过宪法。

至于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宪法文本不再修改，但立即增加十条“修正案”。也就是说，主张修改宪法的，和反对修改的，都让了一步。修正案，则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这是一个智慧的方案。这种智慧，就是“妥协的智慧”。

这样的智慧，我们很早就有。因为讲“中庸之道”，就不能走极端，也就必须既坚持原则，又学会让步。后来，我们的脑子被搞坏了，不会妥协。于是要么屈从，要么死犟。屈从的结果是底线尽失，死犟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值得提倡吗？

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妥协”了。那就是：以独立为前提、以底线为原则的适当让步。只有这样，才叫“妥协”。我说的“妥协”，正是这个意思。这样的妥协，与“大学的独立精神”，何悖之有？

【选自新浪博客】

11、11 又 11

张大春

续 11 符咒。我那儿子很懊恼他比 11 岁长了两年，但是他坚决执行一个仪式：他要在 2011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1 时 11 分 11 秒的时候低头看表——果然不要错过百年一遇的一刹那。

我听说中国内地的年轻人对于“11”这个数字还有一份独特的敏感，以之而发起了“光棍节”。一般说法是南京大学“名草无主”寝室的四个学生在 1993 年讨论出来的。随着一年一年的毕业生进入社会，以及社交和网络的宣传，时下“11 月 11 日”已经成为一个带有一点凭吊青春意味的日子，说是庆祝，不免人人为成长或总会到来的老去而感伤——这是在每个年龄都会发生的（连我女儿都会言之凿凿地表示：她的哥哥已经太老了）。

2011 年的这一天令光棍男女们格外起劲。至于上一个 11 年 11 月 11 日大约很少有今日世上之人会想起，一如下一个 11 年 11 月 11 日可能也不多今日世上之人能亲历。就我这不解风情之人看来，这是颇令人感慨的。因为就在 1911 年